

禅宗：文化交融 与历史选择

知 识 出 版 社
上 海

禅宗：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

顾 伟 康

知 识 出 版 社

上 海

责任编辑 褚轶生

封面设计 陶烈哉

禅宗：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

顾伟康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沪版)

(上海古北路650号 邮政编码:200335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9毫米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79,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5015-5401-3/B·21

定价: 3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、成长,这是中国佛教史与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饶有意义的研究课题。本书紧紧扣住禅、禅宗、南禅递相嬗变这一环,对中国文化怎样选择、消融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作了专门性的论述与阐发。书中对禅宗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,诸如达摩其人其事、东山宗与牛头宗、慧能与神秀、《坛经》的真伪及其思想等,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本书既有学术性,亦有知识性、趣味性,除能对有关专业人员提供参考作用外,还可满足一般文史爱好者的阅读需要。

序 言

在佛学中，禅、禅宗、南禅是三个不同的概念。

禅是禅那的简称，又名定或禅定，印度名称为瑜伽，有弃恶、功德丛林、思惟静虑之意。由此看来，禅实际上是一种修行方法，目的是取得心的安定，从而启发智慧。在古印度有“瑜伽八法”：禁制、劝制、坐法、调息、制感、执持、静虑、等持。其中第七法静虑，即是禅。后来佛教中有瑜伽行派（唐代由玄奘传入中国为法相宗，后又为唯识宗），更是把禅定作为主要的修行方法。所以，佛教中习禅者名为“瑜伽遮罗”，禅法名为“瑜伽遮罗布迷”（即是“瑜伽师地”，意谓“修行道地”）。广义地说，汉地佛教所有的宗派都重禅法（相对南洋、西藏、日本的佛教而言），禅是佛教“三学”（戒、定、慧），“六度”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）的主要内容，佛教徒皆由“定”而发“慧”，通过禅定而进入佛的境界。因此，不但在宗门禅（作为宗派的、“教外别传”的禅宗）存在以前，中国已流行禅学，就是在宗门禅盛行之后，禅法还是为汉地佛教各派所奉行。就类别而言，除自称“教外”的宗门禅外，还有被称为“教中”的悟我空之理，离生死之苦，空空寂寂，灰身灭智的小乘禅和证我法二空之真理的大乘禅。就内容、方式而言，除超教超佛的祖师禅外，还有依教修心的安般禅、五门禅、念佛禅和实相禅。由此而言，以禅学来概括中国佛教的特质，还是说得过去的。然而，作为禅学中一派的禅宗却另有其独特风貌。

禅宗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比较久远。如从菩提达摩开始算起，中国的禅宗至少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：第一期即是自南天竺传来

的达摩禅。达摩禅经慧可、僧璨二传之后，有道信、弘忍的“东山法门”和牛头法融的对立，这可看作第二期。第三期是弘忍门下的四家：慧能的南宗^①，神秀的北宗、智诜的净众宗、传授不明的宣什宗。第四期是慧能曹溪门下，有神会的荷泽宗（中原），马祖道一的洪州宗和石头希迁的石头宗（江南），无住的保唐宗（剑南）。虽然年代久远，史料湮灭，但禅宗的四期发展，还是可以理出脉络的。这也就是印度佛学进入中国文化氛围之后，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的一般进程。

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，人们使用“禅宗”这个概念时，总是伴随着一种不自觉的混乱。因为“禅宗”既可以指发展中的禅宗中的任何一家一派，也可以特指成熟后的禅宗——那就是唐代“会昌法难”以后，独盛于中国的，以慧能为旗帜的，曹溪门下的洪州宗和石头宗，即特指“教外别传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“南禅”。事实上，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有的佛学宗派中，真正施巨大影响于中国文化的，也就是这种以公案接机、唱评棒喝的南禅。故若无特殊说明，人们一般说“禅宗”时，都是指这种成熟形态的、狭义的禅宗——南禅。

同样的混乱也出现在人们使用“南禅”这一概念时。“南禅”既可狭义地特指“教外别传”的禅宗（历史上“五家七宗”、宋元明清禅宗都是这种成熟的禅宗的后延），也可广义地泛指发展中的禅宗。人们因菩提达摩自称“南天竺一乘宗”（达摩以四卷《楞伽》印心，“楞伽”是南印度靠近现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小岛的名称，故可证达摩禅法曾流行于南天竺），而称达摩禅为“南禅”。又因魏晋时中国北方佛学好讲经论律，而南方佛法则喜意会发挥，故也称当时这种具有超教倾向的佛学派别为“南禅”，例如般若系的三论宗和玄学化的牛头禅即是其典型。另禅宗史上还有南能北秀的对立，相对于渐修的神秀北宗，顿悟的慧能则被称为南宗。特别是唐五代后，进

^① 慧能即惠能（公元638~713年）。“慧”、“惠”通。

入成熟期的禅宗，为标榜自己是正统嫡传，更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唯“南”为是。于是，自达摩至慧能的“南禅”祖脉，便被勾勒为一线单传，一脉相承了。

直到本世纪初，敦煌石窟藏经被发现以后，经先辈大德们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，才终于把禅宗的历史基本廓清了。原来，一部禅宗史并非象后世南禅的《灯录》所描写的那样，一开始就是“教外别传”、“以心传心”的，而是由印度佛法一步一步地演变、发展而来的。这一渐进过程，也可看作中国文化对东传的印度文化选择、消化的过程。这样，禅宗、南禅相互混淆的局面也应该结束了。相对于广义的禅宗来说，南禅应当是狭义地特指那种“教外别传”、“以心传心”的禅宗，在禅宗史上，它开始于曹溪门下的洪州宗和石头宗。南禅是印度佛学中国化的产物，是中国化的佛学，是一种重建的佛法。

当禅宗史实基本上被恢复以后，正如许多学者所公正地指出：南禅禅师们所伪造的“教外别传”、“以心传心”的“南禅史”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取代了全部禅宗史，而一直被人们信奉、承继。但是，在澄清了这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之后，人们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伪造的故事为何能取代真实的历史？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，据笔者看来，在于如何剖析曾经压倒和淘汰了禅宗其他各家的南禅。因为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千百万信徒的、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正是南禅及其禅师们所伪造的历史。基于此认识，我们便大有必要弄清：是什么样的宗旨、体验促使着禅师们去重新解释以至伪造历史？他们又是按什么主题、法则去重建佛法的？若能从被伪造的历史背后钩索出真实的法象神髓，那就能够真正地把握南禅，确凿地认识禅宗，也就从根本上扣住了中国佛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。本书的写作正是出于此目的。

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本书从篇章结构到内容论述上都作了尽可能的精心编排。希望一看本书目录，就会对南禅的“境界”有一

初步印象，犹如倾听一个临济儿孙在天花乱坠、滔滔不绝地述说南禅的法统师承，宣讲南禅的教理宗风，介绍南禅的公案机锋。与此同时，作者也力图根据史实，找出南禅注入于历史中的，属于他们所特有的思想、见解，运用新观点、新方法努力地诠释它、推阐它。

佛法犹如浩瀚的大海，实难穷尽。然而，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自取一瓢饮”。如果通过本书这“一瓢饮”能使读者对南禅认识有所帮助，则是作者最大的满足了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禅宗缘起	1
一	“如来拈花，迦叶微笑”——特殊的宗派	1
二	如来禅和祖师禅——禅之含义	5
三	教外别传——宗旨与宗行	11
第二章	禅宗祖师	16
一	西天二十八祖——伪托的法系	16
二	达摩西来——半神半人的使者	22
三	慧可断臂——第一个华人祖师	30
四	东山法门——被消解了的历史	36
第三章	南禅	46
一	南北之争——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	46
二	慧能得法——南禅的特质	62
三	“但吃肉边菜”——南禅宗风——持戒与破戒	74
四	风幡之议——南禅宗风——分别与般若	87
五	怀让磨砖——南禅宗风——重定与轻定	98
六	黄檗自渡——南禅宗风——他证与自证	108
七	百丈清规——南禅宗风——非大非小、不离大小	117
八	南禅五家——众流归曹溪	124
第四章	《坛经》	164
一	作者问题——辩而后证	164
二	真伪之说——《坛经》之内容	171
三	曹溪禅法——理解南禅的钥匙	183

第五章	总说南禅	189
一	南禅之再认识——顿悟	189
二	顿悟——对象——悟什么?	195
三	顿悟——途径——自性自度	199
四	顿悟——顿——言下即悟、当世成佛	205
五	顿悟——顿——不立文字、任其自然	212
六	顿悟——解脱——万古长空、一朝风月	219
后记		224
附录		226

第一章 禅宗缘起

一 “如来拈花，迦叶微笑”——特殊的宗派

传说中的禅宗最早渊源，是一个神秘有趣的故事：在一次灵山会上，大梵天王手捧一枝金色波罗花献给佛祖，请佛祖说法以惠众生。佛祖登上法座后，一反往日侃侃说法的陈式，而是拈起花来，一言不发，频频地把花给众人看。正当满座弟子无人领会佛祖的深意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时，突然大迦叶似有所悟地破颜微笑了一下。见此，佛祖就启口说道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咐嘱摩诃迦叶，汝当善护持之。”据说，佛祖就是这样把真理中的真理，也就是最深刻的“心印”传给了大迦叶。相传佛祖还同时传了一衣一钵给大迦叶作为付法的信物。于是禅宗就产生了、开始了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了。

故事是美丽的、生动的，但可惜却是假的。在中国佛学史上，真实的情况是先有禅宗，而后才有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。不要说翻遍《大藏经》，未见一册经论中录有此事，就是普查魏晋隋唐之佛书，也从无此说。考诸史实，方发现这一故事首见于唐德宗末，金陵沙门慧炬所撰《宝林传》。（据查，该书实为慧能传下江西洪州宗的重要“舆论工具”。）只是在后来，随着南禅的兴盛得势，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才广为流传而为大众接受，并俨然成为禅宗开端之“公理”，容不得任何怀疑了！为了给故事带上一轮神圣的光环（依照佛教的惯例，它必须是有经典的依据），后世禅匠们还硬拉出宋代大儒王安石来为他们张本：

“王荆公问佛慧泉禅师云：‘禅宗所谓世尊拈花，出在何典？’泉云：‘经藏亦不载。’公云：‘余顷在翰苑，偶见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三卷，因阅之，所载甚详……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，所以秘藏，世无闻者。’”①

其实，此处所述王安石在“翰苑”所见的“秘藏”，不但帮不了忙，反而露了马脚，叫人去注意、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但是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故事，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，这不得不令人对故事作稍微深入的思索。

作为禅宗的“第一口实”（创宗论），“拈花——微笑”故事确实抓住了南禅的神魂，表达了南禅的精华和主题，显示了禅宗（南禅）的特殊性格。

在佛教史上，有小、大二乘之分：所谓佛在世时，就各人根器之利钝，对机说法，听者虽闻同一教义，而见解有浅深小大之不同，故有小乘大乘之区别。（乘，运载之义。佛法本在运载众生，达涅槃之彼岸。）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大乘独盛，但又产生了空、有二派的对立和争论。简而言之，空宗把世界之本体归结为空无，有宗则或说真如或执佛性。在小大、空有的对立之外，真言宗（密宗）又宣称自己为“密教”，其余各派为“显教”。显密之分虽然颇多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，但也是佛教派别的一种分法。

就在小大二乘、空有二部、显密二教各各对立的历史前提下，禅宗产生了，它也要求在佛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禅宗打出了自己的新的旗号，宣称以往的一切佛教宗派，无论是小乘大乘、空宗有宗、显教密教，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“籍教”，即依据经论文字来获得佛法，确立教旨。与之相反，禅宗则要求对佛法有更为准确的理解——文字不是佛法，主张直接从佛祖的内心获得“正法”。所以禅宗称其他宗派为“佛语”、“教宗”、“教内”、“不了义”等等，而自称“佛心”、“心宗”、“教外”、“了义”等等。所谓禅宗的“离教”倾向，在

① 《宗门杂录》。

早期禅宗(如达摩、慧可)那儿并不明显,至多表现在对经论的自由发挥。然而到了南禅禅师,这种“离教”倾向就明显、成熟了,作为宗门禅的教判,最完美的表现就是“如来拈花,迦叶微笑”的故事。

听了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,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会问:当那神秘的刹那,如来把什么东西传给了迦叶?那种传授又是怎样进行和实现的?可以说,这两个问题正是禅师们想兜售给人们的東西,这也正是南禅的本质所在!

我们先从迦叶说起,他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——“头陀第一,法藏第一祖”。所谓“头陀第一”,是说迦叶乃佛祖十大弟子的第一个。佛经上多次说过,迦叶是佛祖接班人,佛祖说他的“正法眼藏”尽数传给了迦叶,要众人以他为“大依止”。佛经中还有佛祖让迦叶与他并坐的记载。所以,民间虽有弥勒佛、药师佛等人是如来佛的接班人的传说,但佛教史上,佛祖真正的接班人还是迦叶。

接班人的首要任务,当是接受和传播佛法。所谓“法藏祖第一”,便是这段佛教史实:释迦牟尼游行布道四十五年,却没留下一部著作,世传其教义戒律都是由弟子记录下来的。但弟子一多,记录就难免有差别出入。所以佛灭寂后,佛教中的第一件大事,便是整理其言行记录,并结集经典,以免佛法被遗忘、被歪曲。据传迦叶在佛灭后第一个雨季,于王舍城外毕波罗窟(又名七叶窟),召开了五百比丘大会。大会开了七个月,整理出了《法藏》、《经藏》、《律藏》“三藏”。佛灭后六百年间,类似的大会共开了四次,佛教史称为“四次结集”,其结果便是规模巨大的佛教经典流行于世,而这一切,都是从迦叶开始的,是与迦叶的名字联在一起的。

佛教的一切宗派,都尽量对迦叶表示自己的尊敬和亲近之意,都说本宗本派是佛祖——迦叶的嫡传。当然,在具体攀附时,他们把一切都最终落实到经典上面,因为迦叶所传的佛法,就是通过结集经典流传下来的。因此,不但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特别崇奉的经典,而且他们还竭力宣扬该经典的特殊地位,以争得本宗的发扬光

大。例如，天台宗说他们藉以立宗的《妙法莲花经》是佛涅槃前所讲的最后一部经，那当然应视为佛祖一生智慧的最后总结。而华严宗的《华严经》更标榜是“经中之王”，宣称这是佛得道后所讲的第一部经，只因实在太深奥，无人能懂，只得藏在龙宫中，不知几世几劫后，有龙树菩萨潜入龙宫，偷得下部十万偈，遂有《华严经》问世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皆表明他们对佛法在经典的深信，经典是求得佛法的唯一源泉。

然而，禅宗却不这样看。在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中，他们虽也比附迦叶，说他们是如来——迦叶的真传，但故事中却有意违背历史事实，把经典取消了。那么佛法是怎样传下来的呢？

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：一个穷人遇见了一个仙人，仙人许愿让穷人变富，要什么给他什么。随着仙人所指，财富一一出现。结果，那个穷人什么都不要，只要那个仙人的手指。不少人都把这个传说当作笑话，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严肃深刻的智慧。因传说中的所有的财富，无论其怎样的金碧辉煌、稀世珍奇，都是第二性的、派生的，从而是虚假的；唯有那仙人的手指，才是真正的财富，因为它是第一性的、源泉的，因而是真实的。

在禅宗看来，佛法也同财富一样，一切见诸于经典的，都是第二性的，派生的，因而也是片面、局部的佛法；而真正的佛法，应当是第一性的、源泉的，因而是全面、整体的。一句话：佛法与佛同在，佛与佛法不可分割！教家诸宗则认定从经典中方能讨得佛法，他们在多如牛毛的佛书中苦苦爬剔寻觅，永远沦为佛的奴隶，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佛法，永远也成不了佛。因此，在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中，南禅禅师们毅然把佛家经典驱逐出去，而认为就是在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一刹那间，佛祖即把自己“本身”传给了迦叶，佛祖同时与迦叶合二为一，迦叶获得了真正的佛法，迦叶也就成佛了。所以不立文字，不要经典，不需任何外在的权威。唯此，方能有全面的、整体的佛法体验。这种体验无法言说，也不必言说，这

种体验可以传递,并早已传递了……一切的一切,在迦叶破颜微笑的瞬间,都已实现、都已完成、都已结束。

在教家诸宗看来,佛祖永远涅槃,在那遥远神秘的“西方净土”俯视着大千世界、芸芸众生。而禅宗却认为,佛祖在禅师的身上已得到了永生,佛祖就在禅师中间,一代一代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佛法、新的境界。

按南禅观点,当佛祖把自己给予迦叶,代代相传时,他把世界的真谛、宇宙的秘密都带到了禅师的心中。于是,外在的宇宙系列变成了内在的生命秩序,把握了我,就是把握了佛,也就是把握了世界。世界即佛即我,“世界”、“佛”、“我”三者统一,这是“拈花——微笑”故事中最核心的神魂。(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说,“世界”是宇宙本体,“我”是人生本体,“佛”是神本体。本书以后再用这三个概念时,不再重复解释了。)

这种统一是本来如此的,所以不必向外探求,只须直下承当。这种体验的传递是不须依靠文字、不须依靠经典的。一旦领悟到这一点,电光石火,内外通明。所以,“不立文字”、“顿悟”、“传心”即是禅师们相互接机、相互启发、相互传递对佛法获得的体验的“公式”。而这一“公式”的最高典范,便是“如来拈花、迦叶微笑”。

“世界”、“佛”、“我”三者统一,是南禅的佛法观、成道观,也是南禅的世界观。“不立文字”、“顿悟”、“传心”是南禅得道的主观形式,因而可看作南禅的“认识论”。两者本是同一事实的主客观层面,而两者又是如此生动完美地被融合于“拈花——微笑”的故事中,这就是南禅在故事中注入的重大主题,这就是故事的价值所在,也就是故事之所以长期流传、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。

二 如来禅和祖师禅——禅之含义

中国佛学史上所有宗派的命名,其来历一般都简单明了,它们

或起源经典(如三论宗、华严宗),或出自地点(如天台宗),或始于人物(如慈恩宗),或来之教相(如唯识宗、密宗)。但唯有追溯禅宗的命名由来,却远远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。

佛学中本有禅法,“无禅不智”,“无智不禅”,禅定是“三学”(戒、定、慧)的重要过渡环节,无论是汉末安世高所传的小乘数息禅,还是东晋鸠摩罗什、慧远所传的以念佛禅为中心的大乘实相禅,在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:以戒资定,以定发慧,禅定是外在的、形式的,是为获得内在的、本质的成佛境界(慧)的必要准备——系心于一境谓之禅,坐禅者宜结跏趺坐,调身调息调心,返观内照,心澄志静。其功效有“四禅”境界:初禅,放弃食色等欲,心乃得定;二禅,心定而生喜悦;三禅,镇定情感的喜悦,心静而有精神的妙乐;四禅,忘却精神妙乐而泯然寂静,至涅槃境界。虽然佛教在涅槃境界上做了许多文章,他们把禅分为世间禅、出世间禅、出世间上上禅;或者把禅分为愚夫所行禅(外道禅、凡夫禅),小乘禅(四禅八定十念的念佛禅),大乘禅(一心三观的实相禅),但定不是慧,禅定是发慧的外在的、形式的准备——在这一点上,无论何家何派都是没有区别的。

到达摩时代的早期禅宗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与慧可的三传弟子同时的道宣,在《续高僧传》中批评达摩门下“相命禅宗,未闲禅字”,作为律师的道宣,虽然是具体地批评达摩门下不遵守僧伽律仪而形同世俗的作为:

“世有定学,妄传风教,同缠俗染,混转仪迹。”

“排小舍大,独建一家。摄济住持,居然乖僻!”

“复有相迷同好,聚结山门。持犯蒙然,动挂刑纲。运

斤运刃,无避种生。炊爨饮噉,宁惭宿触。”

但毕竟说明了达摩门下虽亦以禅命宗,然其“禅”字已不同于传统的禅法了。事实是,达摩门下敢于如此大言不惭“排小舍大,独建一家”,确是有其依据的。从达摩开始,经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直至神秀,他们相递以四卷《楞伽经》印心(近人胡适著有《楞伽宗

考》，视他们一脉相传为楞伽宗)。而在《楞伽经》中，把所有的禅法分为四类：愚夫所行禅、观察义禅、攀缘如禅、如来禅。前三种禅即是凡夫外道禅、小乘禅和大乘禅，而如来禅则是达摩门下以之自居的一种新的提法。《楞伽经》云：

“云何如来禅？谓入如来地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，
成办众生不思议事，是名如来禅。”

如来禅以契合于如来藏（《楞伽经》所奉，即是真如、佛性）的攀缘如禅（即是大乘菩萨所得之涅槃境界）作为阶梯，以自觉圣智作为自身的内容，故是止观的最高层次。在这一点上，达摩门下以如来禅自居，有突破定慧分开，以定发慧的倾向——外在的、形式的定与内在的、本质的慧将无法区分，统一于如来禅的境界之中。所以，达摩门下不重僧伽律仪，因为他们所重的，是佛的境界的获得。道宣当然不能理解这一点，故持反对态度且严厉批评其为“无知之叟，义指禅师”！

但如来禅的禅毕竟没有最终突破定慧相分、以定发慧的界限，虽然达摩和慧可所传之人，都有对经籍自由发挥的倾向，但他们毕竟还是“藉教悟宗”的；早期禅宗的宗旨宗风一显著特点仍为依教而行。最有力的说明是：初祖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十九年，四祖道信“胁不着席”六十年，除去那数字的夸大，事实是存在的——他们还是以外在的、形式的禅定作为发慧的手段。

当如来禅竭力划清它与传统禅法的界线时，它却以传统禅法中的攀缘如禅作为自身的阶梯，这种连续而又中断的关系，正反映了禅宗从传统佛学中演变出来的过程。而当祖师禅把如来禅看作“未了之名相”，把一切传统禅法统称为如来禅时，人们所看到的是祖师禅与如来禅的区别和对立，这说明过程结束了，果实成熟了。

在中国禅宗史上，首先自称“禅宗”的，是黄檗希运（《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》）和圭峰宗密（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）。希运是临济宗的创始人，慧能——怀让传下四代弟子。宗密与希运同时，是慧